

类 号 _____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书	
号	

一九 年 月 日

在毛澤东的旗帜下英勇斗争的

閩浙皖贛老紅色区的人民

方 志 純

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經過了三十年的英勇斗争，他不仅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了，而且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获得了全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来纪念我党生日的时候，便不禁使我回想起在毛主席旗帜下的閩浙皖贛老紅色区域人民英勇斗争的经历，茲就我所记忆到的介绍如下，以作纪念。

閩浙皖贛老紅色区，位于閩浙皖贛四省交界，在革命初期，称为贛东北苏区，后来革命不断发展，地区便一天一天扩大了，其面积，包括了江西之弋阳、横峰、上饒、貴溪玉山广丰鉛山、德兴、乐平、万年、浮梁、波阳、余干、余江、都昌、湖口、彭澤、东乡、資谿、金谿、福建之崇安、建阳、建瓯、邵武、光澤、浦城、福鼎、福安、寿甯、屏南、慶元、政和。浙之江山、开化、衙县、平阳县、遂昌、龙泉、泰顺、永嘉、青田、瑞安、庆元、景甯。安徽之婺源（解放前在划为江西）、祁門、东流、秋浦、休甯、太平、涇县等五十二县。这个老紅色区自然环境，是很好的，四周山多地偏，武夷山脉綿延于贛閩之間，怀玉山脉則相連于磨盘山，跨在上饒、弋阳、横峰、德兴、玉山之間，大革命失敗后，这些地方，反动势力较为薄弱，成为开始創造閩浙皖贛老紅色地区第一个根据地。地势十分重要，东通浙江，南通福建，北

通安徽，西达南粵，成为四省襟喉之地，在軍事上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閩浙皖贛老紅色区的人民，就在这样条件下，与国民党反动統治英勇奋斗了二十多年，他們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终于从长期艰苦斗争中走向了胜利。

这个区在“五四”运动后，大革命前，一个較长的时期，經过了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同志在青年学生群众中，傳播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些学生又把他們带到农村，长期处在反动統治下的广大群众，便开始觉醒起来，直接与反动統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共产党的組織（支部）便在这个地区誕生了，共产主义就与閩浙贛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結合起来了。北伐軍进入江西，革命浪潮更加高涨，由於有了我党正确的领导，由於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同志在革命运动中的声望，更极大的兴奋了广大群众，打击了反革命，这时各地对群众的运动，党的組織，群众的組織，如雨后春筍一般飞速的发展起来了，反动的北洋軍閥刘志陆、刘保超企图在贛东北負隅頑抗，由于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反动了軍閥，遭到了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北伐东征軍很快順利的前进。

在革命胜利后，革命陣营內各个阶级，便开始了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当时由於陈独秀机会主义总的领导的結果，使地方政权大部分均落在反动分子之手。如以李烈鈞为首的反革命分子佔据了上饒，組織了伪政府，解散了农民协会，收繳了工人糾察队枪枝，枪杀了貫溪群众的领导江宗海。特別在反革命朱培德举行“欢送”共产党员后，各地反动势力，便紛紛向革命进攻。八一起义后，整个革命，便轉入

低潮，革命遭到極大的損失，群眾在實際中得到了教訓，一切革命者在這一偉大的轉變中受到了嚴格的考驗。但是革命者和群眾，並沒有因蔣介石野蠻的屠殺而吓倒，也沒有被它征服和殺絕，許多共產黨員同人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身上的血跡，埋好同伴的尸首，繼續向反革命進行英勇的戰鬥。

八七會議後，在毛主席正確領導下，為了挽救中國的革命，我黨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指出了這一次革命失敗後，是處在一個極端困難時期，除了一部分繼續留在城市，轉入秘密活動，以便保存幹部和黨的組織，保存和積蓄群眾革命力量外，另一部分共產黨人則轉入反革命比較薄弱、而革命比較有基礎的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當時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同志，不顧一切困難，在蔣介石匪幫白色恐怖下，從城市轉到鄉村擔任黨給予他們這個光榮的任務。由於他們長期在革命運動中的聲望，他們一回到故鄉（弋陽、橫峰），廣大群眾在他們號召下，又繼續起來，團結在他們的周圍，很勇敢的首先把壓在他們自己頭上的漆工鎮反動警察局派出所的兩條半槍（有一條不能打的）解除了，群眾武裝了自己，並開始進行了游擊戰爭。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有名的五縣黨員會議召開了，雖然當時與上級黨失去聯繫，但在這次會議中，建立了黨的統一領導機關，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確定了黨的方針，指出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已叛變了革命，中國革命任務仍未解決，革命形勢依然存在，土地革命，武裝起

义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与方针，並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綱領和起义的組織。这个起义的綱領和組織，特別是綱領上“平債分田分地，打倒土豪劣紳”两条，更受到广大群众所拥护与欢迎。起义的組織——农民革命团，获得了迅速发展，仅月余，即組織了七、八十团之多，加上当时年关迫近，湘南、广州等地的义消息纷纷傳來，反革命在湘南赣地区力量又很薄弱，於是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便开始了。各地听到这个武装起义消息，即高举红旗，群众自动杀戶上名，大大地扩大了革命队伍，和农民革命团。广大群众对地主进行了烧祠堂，烧契约，没收粮食，分田分地运动，声势十分浩大，敌人恐慌万分，起义部队，則乘着敌人混乱之际，分兵进击，到处給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敌人进攻的部队，一次一次遭受了失败，革命力量不断增加，給了敌人整个統治很大威胁。敌人为了挽救他們崩溃，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間，便調遣了比过去更多的部队，来向我们进攻，凡较大的中心村庄，都进驻了敌军，起义区域的人民和武装部队，遂开始轉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了。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内部也曾有一部分人产生了~~对当前形势估計不足~~的右傾現象。有名的方峯會議后，克服了内部所存在的动摇，打开了当前严重局势，粉碎了敌人分兵搜山的“清剿”，人民的武装部队在六月二十六日橫峯金鷄山一战，消灭了由弋城出来进攻的数千敌军，长追敌人五十余里，迫使进入根据地敌人全部撤退，敌人第一次“圍剿”便被粉碎了。八月敌人又以四十六军楊勁部队及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

卫团向我举行第二次“围剿”，遭受我军与群众几次打击，加上敌人内部发生矛盾，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十二月敌人又增大兵力，以周志群部队为主，向我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反动豪绅地主，满望此举定可消灭我们，但由于我们对白军士兵运动的深入，和敌人受到广大群众不断打击与革命的影响，敌军发生了兵变，这样使周匪狼狈逃走，三次“围剿”遂为粉碎。此时我军扩大一半以上，不久王均第七师又来向我进行第四次“围剿”，采取“久围穷战”，我军大战长茅岭，便把敌人全部击退，於是局面大开，从此奠定了一九三〇年大发展局面。

在敌人几次“围剿”被粉碎后，闽浙皖赣老红色区就从战争中壮大起来了。部队大大扩大了，经过了整军与政治教育，部队开始正规化，成立了正式的红军，从下而上的建立和改造了政权，确定了土地法，及土货贸易政策，统一了财政收支，规定了优属等办法，革命的区域，不仅在信江流域，而且发展到浙江福建安徽边界，并与闽北党所领导的武装抗租抗债斗争的群众取得了联系。在实际斗争中，我们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的组织扩大了，表现党与群众血肉的联系，并开始形成了闽浙皖赣地区革命中心领导作用。

在这个时期，正是酝酿着蒋冯大军大战，敌人分驻城市要地，形成了前强后弱；前紧后松的弱点，我们在这样形势下，即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上的进攻，奔袭了鹰山、河口、秋溪，在我军胜利进攻

中，短期內即向北解放了數千萬里，一九三〇年五月初，首次解放了四大名鎮之一——景德鎮。此時軍閥混戰正在決戰時候，我軍繼續解放了樂平、都昌、湖口、彭澤、波陽、馬當等城鎮和要塞，在全國各地紅軍發展與勝利中，新的革命形勢也就逐漸接近於成熟了。但是當時由於立三路線領導的結果，命令青年的紅十軍遠離紅色區，立刻開始攻打九江，截斷長江，佔領南昌，配合主力會師武漢，使原有紅色區遭受到嚴重的摧殘，使“使紅軍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群眾運動高漲表現出來的革命的復興就被破壞了”。

閻馮軍閥混戰停止後敵人便開始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對各紅色區新的“圍剿”。一九三〇年冬，敵人对閩浙皖贛開始新的第一次“圍剿”了，以湖祖玉、阮肇昌、李抱冰、趙觀濤等師由南到北，從景德鎮到樂平，從波陽到萬年，從南昌到貴溪，從屯溪到上饒，四路進攻，向我中心區冒進，企圖找我主力決戰，一口把我吞吃下去。但是閩浙皖贛紅色區的人民，並沒有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吓倒，立即整頓了各種組織廣泛開展了游擊戰爭，配合了紅軍主力，在弋陽七星尖，給了敵人所滅性打擊，粉碎了敵人第一次“大圍剿”。閩北皖南浙西等紅色區亦逐漸發展和擴大，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敵人在失敗後，又開始進行第二次“圍剿”敵人從余江、貴溪，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堡壘進攻，從德興、上饒一帶則採取跃进，我則避實击虛，先攻華埠，再渡信江去閩北，攻佔赤石街，調動了敵人，回師襲攻余干，敵人在我

主动进攻下，部署混乱，最后在葛源，将进攻敌人全部击溃，敌人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了。

当敌人三次“围剿”后，更增重兵于信江沿岸，防止我军与中央苏区打通。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奉命渡江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当我主力离开后，敌人的“围剿”则更加紧了，闽浙皖赣红色区的人民，便处在极端新的困难条件下重新编了新的部队，成立了新十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

红十军到了中央苏区后，即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不久，即改编为红第七军团，并与新红十军会合，组织为北上抗日先遣队。

由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受到失败，方志敏同志蒙难，敌人对闽浙皖赣集中了更大的兵力，日夜进行搜山“清剿”，给予该区群众的残暴兽行，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如将大批被俘虏去的革命青年妇女，纵兵姦淫后送去市镇卖为娼妓，抢去妇女手中的小孩，摔死于地，逢山便烧，逢屋便烧，挖坟取墓，戮尸、露骨。群众愤恨已极，坚守着红色堡垒，抵抗到最后一个人流血牺牲，死不投降，直到战至弹尽粮绝，有的自缢于树上，有的服毒自尽，干部多壮烈牺牲。苏区几全部沦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惨不忍闻。留下的由粟裕、刘英等同志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的一部分部队，和范式人、黄道、叶飞、曾镜冰、黄立贵、滕国荣——匡龙海等同志原有一部分部队，在艰苦环

境中，同該区人民一起被迫轉入更分散更困难的游击活动来坚持閩浙皖贛的革命斗争。他們在长期失去上級领导下，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在坚决与敌斗争中，他們散布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的組織，保存了革命力量。

“七七”抗战爆发，統一战线成功，长久地坚持英勇进行斗争的这些部队，即奉毛主席命令，改編为新四军，成为新四军一个重要組織部分。在毛主席领导之下，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为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劲旅。可惜当日寇未亡之际，不幸皖南事变又起，新四军和閩浙皖贛紅色区的人民，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摧殘，国民党匪帮在上饒所設立的集中营，就不知死了多少先烈。但国民党匪帮，同样並沒有把革命消灭，相反，閩浙皖贛的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仍然坚持与反人民的国民党匪帮和日寇进行了更英勇斗争，並迅速和坚持十年的黃山游击健儿，胜利会师，重新在新四军所活动过的黃山、婺源、祁門、涇县、开化、休宁、德兴、弋阳、上饒、玉山等地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反敌人的封鎖斗争，粉碎了敌人联防“清剿”，配合了大軍胜利渡江。經過了二十多年英勇斗争的閩浙皖贛老紅色区的人民，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从艰苦的斗争中于一九四九年与全国人民一样走向了胜利。当他們与人民解放军会师和見面的时候，大家一致高呼出：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后，他們和全省人民亲密的团結一起，在省委与省人民政府领导下，更积极参加了剿匪反

霸，恢复与发展了生产，並在抗美援朝偉大爱国主义运动中，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与土地改革，在斗争中更发揚了光荣的革命的傳統繼續为爭取今年丰收与抗美援朝最后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江西日报”）

坪口 战斗胜利的回忆

黄 永 辉

坪口 位于福建建城县东南-太宁县接壤，是个战略要地。

坪平战役的发生是在 1933 年夏秋之间，当中央红军与赣东北苏区工农红军在贵谿上清宫会合以后，以秋风吹落叶之势，横扫数百里，，连克资溪、光泽、黎川、新丰街、圆园南城、打下建宁、太宁等县城的偉大胜利以后开始的。当时东方战线总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在战地召开团以上幹部会议作政治动员。其口号是：“在军事上第一步计划打垮十九路；第二步计划打垮刘和日新部队。在经济上筹款百万元（光洋），在政治上赤化千里，把閩、浙、赣、鄂、豫、皖苏区連成一片”。这个口号虽然“左”，但是当时作为一个政治动员来讲，是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的。

坪口的守备部队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个团派出的前哨营，这个部队曾在上海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王牌军队，装备优良，射击技术也很高，又有坚固的工事，周围滿布地堡，对装备很差的工农红军是不在話下的。

坪口战斗的主攻任务是紅七军团十九师（即由原来閩浙赣苏区紅十军改編的），战斗的头一天，由於白天战斗，打得不算太好，不但沒有攻克坪口，而我军还有伤亡，为了减少伤亡，更好地打击敌人，师部命令当天下午只派少数部队牵制敌人，主力部队撤回宿营地休息

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即召開會議研究如何才能避免敵人的炮火，減少傷亡的打法。經研究結果，根據我軍五六、五七兩個團在贛東北蘇區時對付周圍敵人，多採取遠戰速決的辦法，夜戰動作非常熟練，一摸進敵軍陣地戰鬥就獲勝利的特点。師部就決定改變戰術，將白天戰鬥改為利用黑夜摸進敵人工事和碉堡中去用手榴彈攻擊的辦法。當晚即命令五六團主攻，五七團配合，經過兩天一晚的艱苦戰鬥，不但攻克了坪口，而且連敵人的增援部隊也全部殲滅了。匪軍潰敗後，有的逃跑被我軍追擊三十餘里以外消滅了，有的逃往深山密林去的，我們採取搜山宣傳我軍優待俘虜政策的辦法，匪軍營連級軍官也自動的帶着士兵和太太出來投降，他們見到我們就紛紛地說：“我們是中國有名的銅軍，日本人都沒打垮我們，今天碰到你們這個金鋼鑽，吃了敗仗”、“你們的裝備很差，但戰士的鬥志堅強，指揮員勇猛果敢，全軍不顧一切犧牲的艱苦奮戰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十九路軍你們能打垮，國民黨的部隊是抵擋不住你們的”等等，的確事實也是如此。儘管你們是王版軍也好，銅軍、鐵軍也好，在工農子弟兵面前，沒有不丟盔棄甲的。

坪口戰鬥的勝利是由於原紅十軍與中央紅軍會合後，經過正編，中央派了粟裕、肖勁光、蔡樹藩等同志分別擔任軍事、政治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軍隊中廣泛地開展了戰鬥競賽、學習（政治、軍事、文化）競賽、群

众工作竞赛、遵守军纪、拥政爱民等革命友谊竞赛，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不打无准备的仗，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等的军事科学理论以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了攻坚拉锯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等战术。克服了过去在赣东北苏区时的游击习气，使部队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一致，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一致的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精神，进一步发挥了部队的机动职能，担负攻就攻，担负打支援即打支援，担负牵制敌人就牵制敌人。在战斗中，连队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有的连负两次伤，不但不下火线，而且继续与敌人拼行白刃战；有的手负了重伤不能使用枪，就用口咬伤敌人；有的冒着枪弹爬到地堡脚下，把手榴弹抛进地堡消灭敌人。有的我们一个班带着二、三个党、团员在追击敌人中消灭敌军一个排，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支、子弹三千多发，俘虏廿余人。许多非党群众都纷纷表示要在战斗中立功，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入团。曾经犯过错误的战士也决心在战斗中改造自己。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源泉。

坪口战斗是当时东方战线带有关键性的战役。随着坪口战斗的胜利，毕葛增援部队迅速被歼灭，连城守军也闻风而逃。由于这一连串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十九路军，逼得福建当局和十九路军不得不同我

們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一戰打出了一个朋友。这样，在軍事上我們有了休整的机会，为攻打刘和日新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在政治上十九路軍与我們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加剧了其內部的矛盾；在經濟上由於我們扩大了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部队，解决了部队在人力物力上的困难。坪口战斗的胜利就是东方战綫胜利的前奏。

貴、余、万暴动回忆

一、暴动的先声

大革命时代，以江宗海同志为首的一批貴谿县先进青年在武昌讀書，他們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县里便在县内进行宣傳和其他活动。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邵式平同志也正来此参加，近乡农民，聞息紛紛赶来赴会的人象潮水一样，城門为之堵塞，参加大会的人，有农民，有工人，也有商人，会上提出“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抗稅抗捐、平債分田”的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立即行动起来，打倒全县有名的大惡霸地主丁耀堂，王家青面子，丁耀堂吓得躲藏在床底下。迫切要求解放的群众，憤怒之余，把他拉出来游街，街上群众。观者如堵，人民的力量，震动了全城。大会以后，李烈鈞的反动軍隊赶到貴谿鎮压，江宗海同志不幸被匪徒槍毙，其他的人，有的消极起来，有的甚至叛变了，县城內的革命活动暂时停頓。这次革命時間虽短，打土豪劣紳的口号，在城乡附近群众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到这时由群众自己的行动，証明可以而且是的应该被打倒的。这次大会，唤醒了农民的覺悟，成为以后轰轰烈烈貴、余、万暴动的根芽。

二、“掀开了”

大革命失敗以后，我党“八七”會議中，將中国革命重心轉入农村。方志敏、黃道、邵式平同志回到弋阳、橫峯乡下进行工作，此时

貴谿縣內有組織的革命活動，雖在表面上暫時停頓，但黃道同志曾在不久以前到南、唐灣，革命的幼苗已開始在農村中滋長。方志敏同志為了求得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弋陽簪頭村召集五縣黨員會議，傳達“八七”會議決議，貴谿的邵忠和邵棠同志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並決定以實行土地改革和建立蘇維埃為革命中心任務，會後邵忠、邵棠回到貴谿、周坊一帶開始秘密活動。

七、橫土地革命迅速發展，許多地方農民暴動起來，反動派感到嚴重威脅，豪紳地主、貪官污吏們，組織武裝積極向革命進攻，革命形勢日益緊張，一九二八年六月方志敏同志在弋陽方勝峯召集幹部會議，會上方志敏分析了革命形勢，並決定由黃道同志來貴谿開辟新根據地，以鞏固和發展弋、橫暴動的勝利。黃道同志來貴谿後，就住在邵忠家裏，同來的還有邵秀峯等，以行醫為名進一步深入展開秘密活動，經常和邵忠、邵棠、李尚達、蔡彭等同志以及當地黨積極分子劉炳元、畢公惠、翁義文等積極開展貴谿全面工作，用勸人的方法串連發展積極分子利用舊的兄弟會形式“上名字”吃血酒宣誓成立農民革命軍，有了本地的積極分子，工作得到很快的发展。

貴、余、萬一帶地主階級有“月息”“乾租”“鐵板租”等方式，殘酷剝削農民，農民衣食無靠，借貸無門，生活更加困苦，但地主階級却在此時盛行養馬把馬亂放在田野里農民田中的莊稼常被馬任意吃掉農民辛勞一年的收穫受了損失，但地主的租谷却不少一粒。貧苦農民負債

累累无以为生，地主阶级逼租逼债的办法却十分兇狠，旧历除夕日，穷人不但衣食无着，年也过不安宁，常把躲债叫“做皇帝”，可见贫苦农民痛苦之深，同时地主们在政治上则设有团练，区统，以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处在这样重重压迫之下的农民，无论如何忘不了大革命时期城内打土豪劣绅时给他们的启发摆脱封建剥削的枷锁成为他们的切身的需要，因此，秘密工作展开很快，周坊、裴源、三岔桥、甘苏、吴家、桃源、胡家、塔桥刘家等村积极分子不断出现。这一些上了名字的农民，他们认为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了，每人都做了套对襟衣服，胸前有七个扣子，並准备下红领巾，红绑腿，前面有一朵大红花，一个青布包袱和一把青竹柄的雨伞，白天不太活动，夜晚积极出外到处活动。到了起义的前夜，各村积极分子愈来愈多便流行了两句话，叫做“青布包袱青柄伞，对襟衣服共产党”。有些青年也仿做着这种式样的衣服。此时、横暴动的消息我“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平分田，不交租，不还债”的宣传已经深入了每个人心，农民之间争相走告“革命要起来了，天光的日子要到了”，村中到就三个一群五个一起，谈起革命问题来，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对于解放翻身充满希望和 × × 。

吃过血肉，参加兄弟会、农民革命团的大批积极分子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核心人物，他们从此又形成一个大家庭，经常讨论如何武装扩大地区，日以继夜，忘我的从事革命的一切准备工作。翻天覆地的